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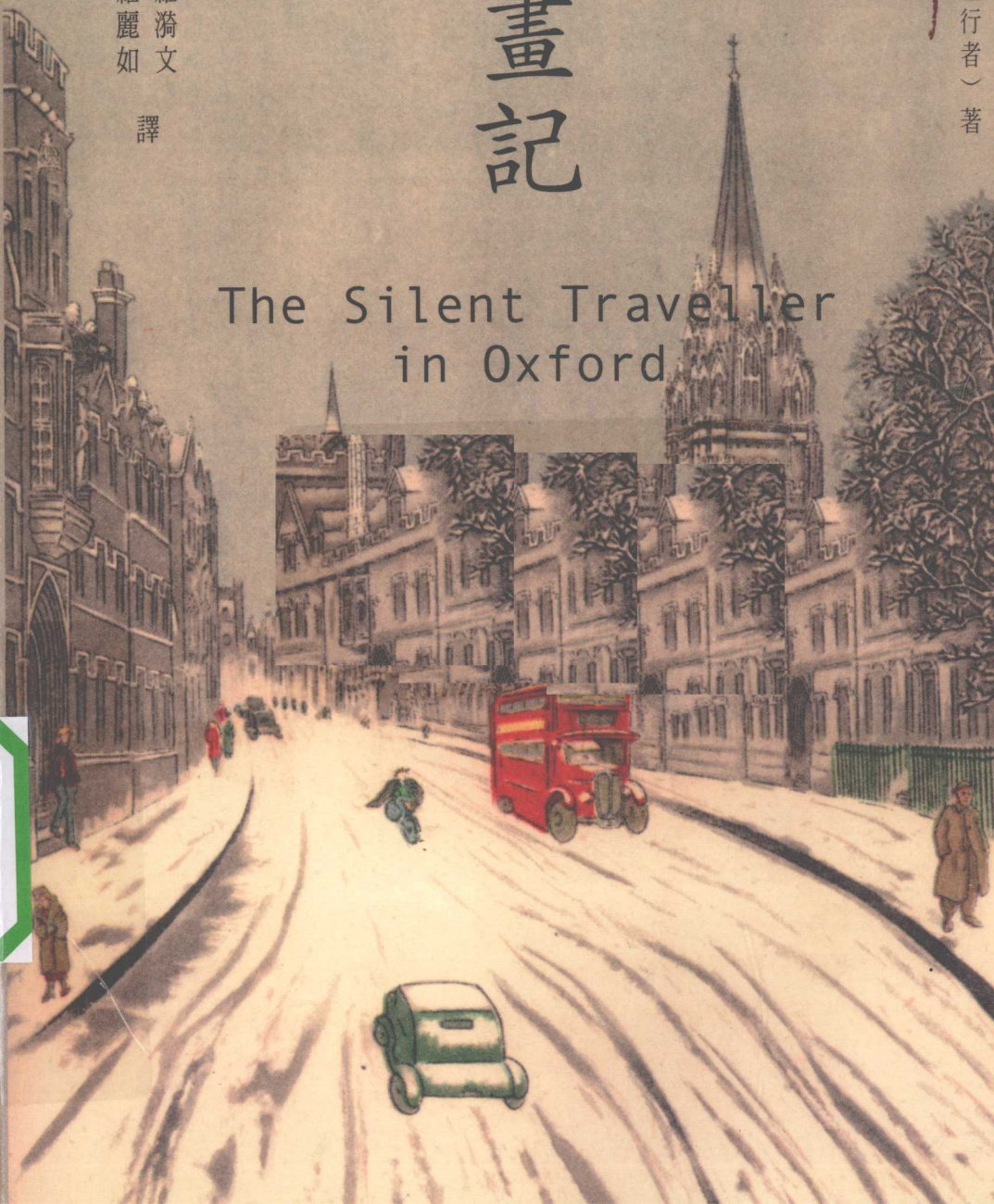
蔣彝

(啞行者) 著

牛津畫記

羅漪文
羅麗如 譯

The Silent Traveller
in Oxford



牛津畫記

The Silent Traveller
in Oxford

The Silent Traveller in Oxford by CHIANG YEE, DA ZHENG

Copyright: Text and Illustration © 1944 by Chiang Yee

Foreword © 2003 by Godfrey Hodgson

This edition is arranged permission by with CHIEN-FEI CHIANG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7 Monkey Cultural, an
imprint of Walkers Cultural Enterprise Ltd. Co.

All rights reserved.

牛津畫記 The Silent Traveller in Oxford

作 者 蔣彝

譯 者 羅漪文、羅麗如

副總編輯 賴淑玲

責任編輯 張子午

版型設計 黃子欽

美術編輯 yuying

社 長 郭重興

發行人兼

出版總監 曾大福

出 版 者 西遊記文化

地 址 231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506號4樓

電 話 02-2218-1417

傳 真 02-2218-1142

發 行 者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專線 0800221029

電子信箱 monkey@sinobooks.com.tw

劃撥帳號 19504465 戶名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 製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2-2265-1491

法律顧問 華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定 價 280元

第一版第一刷 2007年3月

◎有著作權·侵犯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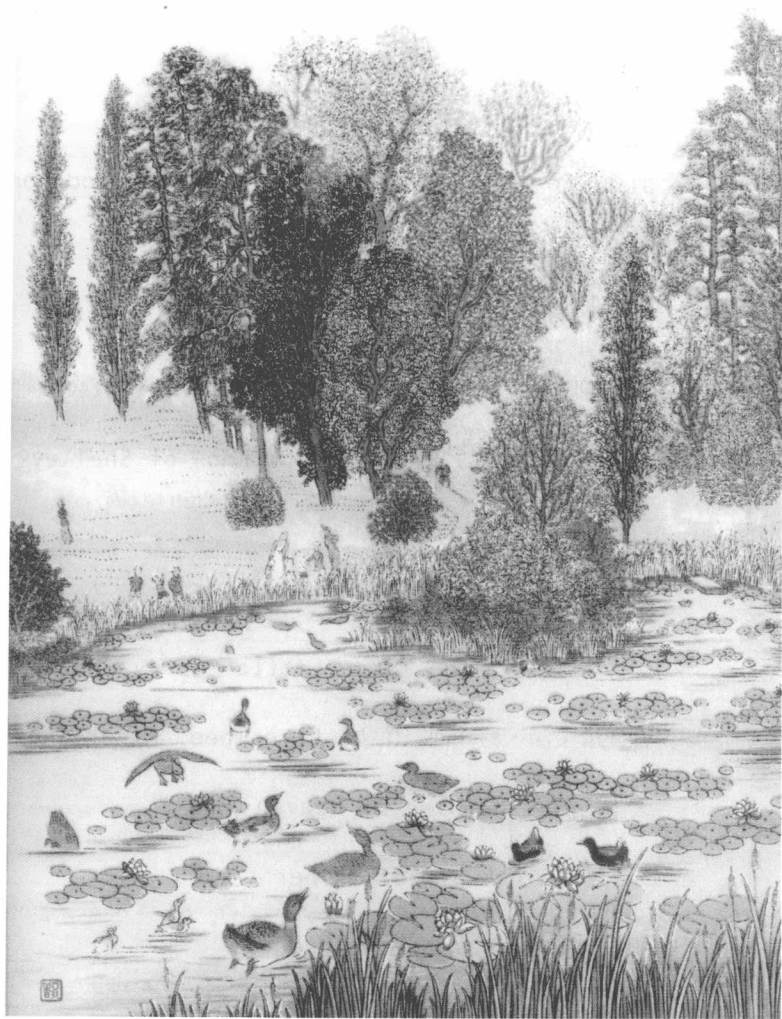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牛津畫記/ 蔣彝 著 ; 羅漪文、羅麗如譯. — 第一版. — 臺北縣新店市 : 西遊記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民96
面: 公分
譯自: The Silent Traveller in Oxford
ISBN 978-986-82749-5-2 (平裝)

1. 英國牛津 - 描述與遊記

741. 739

96001155



● 大學公園的池塘

目錄

6	前言 Foreword／高佛瑞·哈吉遜 Godfrey Hodgson
12	第一次鞠躬 The First Bow
14	我該翻牆嗎？ Shall I Climb over the Wall?
21	我對雪萊有何認識？ What Do I Know of Shelley?
30	百感交集 Mixed Feelings
36	象牙微雕 An Ivory Model
45	三株小櫻桃樹 The Three Little Cherry-Trees
50	吾愛汝至深，洽味河 I Do Like Thee, River Cherwell
63	天上之酒 The Wine of Heaven
67	一小頓脾氣 A Bit of Temper
78	和諧的激狂 Harmonious Madness
90	柳林中的風聲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98	不尋常的友伴 An Unusual Companion
103	聞所未聞 It is New to Me
110	敬晨霧 Toast to the Morning Mist

- 116 敬愛的貓咪閣下 Honourable Pussy Cat
- 122 寂靜墨丘利 Mercury is Quiet
- 132 孩子般易受愚的愛 Childlike Credulous Affection
- 140 頭髮襲擊 Hair Raid
- 145 非夢也 Not a Dream
- 152 羞怯的容顏 The Bashful Face
- 163 鳥兒的問候 Greetings from Birds
- 171 抽暇作畫 A Brief Session of Painting
- 176 悅耳的喧囂 Pleasant Noises
- 185 北方的微風 The Northern Breeze
- 195 乍暖還寒時 Cold, Yet not Cold
- 202 友誼之媒 Medium of Friendship
- 220 何時當石非石？ When is a Rock not a Rock?
- 225 十三號星期五 Friday the Thirteenth
- 232 一點兒也不 Not 'arf

前言 Foreword

在我一生中，總有啞行者緊緊相隨。他拿著畫筆與古墨，悄悄地在
我身後躡足，不曾間斷。

1941年某日，父親將母親、妹妹、祖母與我送往約克郡山谷（*Yorkshire Dales*）的尼德谷地（*Nidderdale*）鄉間，以躲避戰爭砲火，他帶給
我們一本《約克郡山谷畫記》。那年，我才七歲，喜歡書裡的圖畫
更勝於文字。我知道，書本是一位名喚「啞行者」的中國紳士所寫，
他還以有趣的中國畫法描繪許多我熟悉景色，諸如窯海峭壁（*Kilnsea Crag*）、
名為哈鐸（*Hardraw Force*）的瀑布等。我喜歡第五幅插圖裡的
兔子，到現在仍是，但中國畫家不認為我們的山谷足以入畫，我頗感
失望。

數年後，我到牛津就讀一所寄宿學校，父親又給了我一本《牛津畫
記》。這一次，他畫的是我一天經過數次的地方，比如大學公園裡的
彩虹橋。我一直很鍾愛這本書，卻不知蔣彝當時的住處離我學校僅半
哩之遙。

二十五年後，我住在紐約，某一天，看到一幅中央公園湖泊的水彩
畫，那不容錯認是啞行者的作品。我很驚訝，蔣彝居然到了美國。書
店將畫標價三百美金，在當時可說是一大筆數目。我多希望我買下了
它。

然後，又過了四分之一世紀，妻子從牛津伯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
的禮品店買了一疊聖誕卡，上面印製了蔣彝的水彩畫，描繪著
戰時大街，大雪紛飛中，除了紅色巴士，一切近乎空寂。我將卡片寄
給朋友，其中一位當時是《周日獨立報》（*The Independent on Sunday*）

的編輯，他很喜歡，並向我打聽畫家的事。再一次，我完全不知道這位畫家跟我一樣，那時也住在牛津的南荒原路（*Southmoor Road*），幾乎是門對門，我住在41號，他住28號。

當時我所知道的蔣彝，就僅止於剛剛寫下的內容。然而，我衷心希望編輯找我寫篇文章介紹他，因此做了一些功課。（結果編輯並不喜歡，這是成功的編輯之所以成功之處，有足夠的熱誠去促使人們寫東西，但又不致於邀太多稿。）下面是我找到的資料。

蔣彝1903年出生於九江，這座古城鎮位於華中地區的揚子江畔，是那一帶瓷器產區的集散地。本名仲雅，家境並不富有，但屬於所謂「仕紳」階層。蔣家宣稱自己是西元前兩千年前皇室的後裔，從十世紀起，就擁有一些田產，包括肥沃的水田與貧瘠的山田，相對之下，這土地數量足以讓英國公爵成為暴發戶了。在那段時日，無論是佃戶或他們所繳的田租都沒什麼改變。蔣家開枝散葉，但都住在同一間向外延展的三進大宅中。

仲雅五歲時，母親便去世了，不久就是1912年的國民革命與日軍侵華，種種變故摧毀了那持續千百年、演變緩慢的生活方式。1940年，他離開中國已經七年，蔣彝（讓我們用他自取的名字來稱呼他）出版《中國童年》，以哀傷的筆調追憶古老的習俗、節慶，與在傳統的家庭中長大成人的感受，整本書洋溢著溫暖與深情，但又帶著淡淡憂傷，不時還參雜些許流離的苦澀。

蔣彝習慣以他個人的色彩和線條為自己的文字配插圖。其父蔣和庵也是畫家，如此向他父親致敬，非常恰當。蔣彝記得，十二歲時，父親教他混合顏料，也教他製作柳樹炭條來作畫。他學著像他父親般長期觀察花朵與蝴蝶，再加以描繪。就我看來，比起肖像畫或他擅長的山水畫，這類題材（或山谷的兔子），他會畫得更為傳統，更富「中國」味，或許早期的訓練可解釋這一點。

因為「某些理由」，蔣彝在南京西南大學攻讀化學。服完兵役後，他曾短暫教過化學，當過記者。後來又成為四個地方的行政首長，包括九江。他認為那是一分「令人厭倦的口舌工作」。也許就是因為這樣，寫作與畫畫時，蔣彝會選擇以「啞行者」為筆名。

1932年，蔣彝在蘇州太湖的船屋上住了一陣子。1933年，與地方軍閥發生衝突，以當時地方軍閥的惡行，這勢必會給蔣彝招來性命之憂，因此，事後蔣彝走避英國。去英國是很順理成章的事，因為九江是英國的約開商埠，英國如果不是特別受歡迎，至少也惡名昭彰。蔣彝與一名年輕的親戚搭乘法國渡輪離開上海到馬賽港，兩人都不會法文或英文。他留下妻子與四個孩子（該軍閥必定真起了殺意），妻女們留在中國，而兩個兒子稍後自行尋找門路前往西方，一個去美國，另一個去英國。

在巴黎逗留一晚後，蔣彝抵達倫敦。縱使當時處於經濟大蕭條，他仍能迅速找到工作。一開始，蔣彝在亞非學院教授中文，1938年在衛爾康醫學歷史博物館（*Wellcome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任職顧問，該館現今被併入科學博物館。

蔣彝出生於廬山山腳下，那是中國最廣為人知的名山之一，因此，來到英國的第一個夏天，他將視線投向山巒，參加了假日旅遊團前往斯諾多尼亞（*Snowdonia*）。隔年夏天，他到訪湖區，1936年七月三十一日傍晚，抵達沃斯岱爾角（*Wasdale Head*），湖區成為他第一本書的主題。他完成該書內容與水墨插畫之後，滿懷希望地寄給一家出版商，之後又寄給其他幾家。然而，回覆卻是令人沮喪的，也有點兒蠢，出版商認為，那些畫作十足中國風，英國人看不懂，讀者將少得可憐。幸好，還是有一家出版商梅休因（*Methuen*）想法與眾不同，《湖區畫記》在1938年正式出版。

實際上，在此之前，在倫敦僅僅兩年，蔣彝已經出版第一本書《中

國之眼》。以一個使用英語不到兩年的人而言，該作品令人驚艷，即使他大方地在誌謝裡歸功於他的朋友，包括劇作家熊式一與伊妮·傑克遜（Innes Jackson）小姐，「將我笨拙的表達修改成清晰的英語」。

當然，在1930年代，中國成為西方新聞的焦點，國民革命、長征、日軍侵華、南京大屠殺與黃河水災等等，無不吸引著英國知識分子的目光。1935年，更有一場中國藝術大展於柏林頓宮（*Burlington House*）舉行。《中國之眼》一夕之間聲名大噪，一個月內便再刷。不久，蔣彝結交了一群多彩多姿的朋友，包括：蕭伯納，及威廉·密特頓（*William Middleton*），蔣彝受這名約克郡鄉紳之邀到巴瑟福會堂（*Parceval Hall*）作客，並在那完成了《約克郡畫記》；愛德華·朗福德勳爵（*Lord Longford*），也是都柏林蓋特劇院（*Gate Theatre*）的贊助者，他的兄弟是更有名的法蘭克·勞倫斯·賓揚（*Laurence Binyon*），負責管理大不列顛博物館的中國圖書；另一名特別的朋友則是布蘭克史東（*A.D. Brankstone*），大不列顛博物館中國部門的年輕學者，在柏林頓宮展覽上與蔣彝結識，戰爭期間去了中國，待在情報部與英國使館，後來病逝於香港。

蔣彝還接觸了各色各樣的大學教師、藝術專家，甚至芭蕾舞者。德瓦盧娃（*Ninette de Valois*）邀請他為芭蕾舞劇《鳥》設計舞台布景與戲服，蔣彝也因此認識了偉大的澳洲舞蹈家羅伯特·赫爾普曼（*Robert Helpmann*）與年輕的白麗兒·葛蕾（*Beryl Grey*）。他顯然不只是人們慣常所稱的「獵獅者」（注1）。他在書中描述自己如何結交當時俊彥，如社會福利制度之父貝弗里奇爵士（*Sir William Beveridge*）、古典主義者與國際聯盟支持者默里爵士（*Sir Bilbert Murray*），以及克諾塞斯遺址（*Knossos*）的發掘者亞瑟·伊文斯爵士（*Sir Arthur Evans*），後者並讓蔣彝在自己位於牛津郊外野豬丘（*Boar's Hill*）上的樂百園（*Youlbury*）作畫。然而，平心而論，蔣彝本人就相當有趣，也頗具魅力。在中國已

是同盟國一員的年代，這位中國獅子般的人物卻還鮮為人知。

蔣彝雖然受化學的專業訓練，但他熟悉中國與英文文學的程度令人驚訝。雪萊、華茲華斯與理查·傑費里（Richard Jefferies）等人的句子，以及中國經典，他都能信手拈來。

蔣彝的文字之所以吸引我，在於他以全然博學多聞（他從未錯用牛津俚語或愛丁堡方言），但同時又是個徹底外來者的角度，不動聲色地觀察西方的行事。蔣彝注意到英國的階級自負與種族傲慢，由於他誕生於充滿自信的古文明，因此能以更高的眼界，稍挫其氣燄。例如他對牛津學聯（*Oxford Union*）的一段回憶：「我與朋友正在喝茶，突然間，一個裹著黑色大衣的巨大身影從房間角落裡站了起來，戲劇性地朝侍者伸手，說著『我要鹽巴，鹽巴！』他無疑是牛津的畢業生，所以對這場合及侍者如此熟不拘禮。」這個反諷很斯文，但絲毫不減其辛辣。

倫敦的寓所被炸毀後，蔣彝搬往牛津，並在當地住了五年。戰後，他立刻到美國待了數月，然後返回牛津。但又於1955移民美國，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中國語言與文化長達十六年，也在哈佛大學與澳洲國立大學短期授課，證明其學術聲望與日俱增。其間，啞行者仍挪出時間一訪巴黎、都柏林，所描繪的波士頓與舊金山令人驚異，為系列遊記再添新章。

這些書遠比一般圖解的旅行指南來得豐富，作者假託遊記，描述了一連串奇聞軼事、對比參照，對傳統習俗及所見人物的自我形象，不時有極為犀利的評論，尤其是某些極隱晦的驕傲自大與殖民優越。然而我認為，是插畫，讓遊記顯得與眾不同。蔣彝是三種鮮明風格之能手：精細的線描，通常帶有一些諷刺畫的靈巧筆觸；水墨畫，例如動人心魄的愛丁堡雨中街景，或湖區的清晨一瞥；工筆的彩墨畫，如他所畫的牛津和波士頓，尤其是他的童年。

蔣彝的作畫技巧受到中國筆法的絕對影響。但如果有人說，他的作品是典型的中國繪畫，他會不勝其煩。「這些作品絕不是什麼中國風格。」他寫道：「我的畫，是一個中國人的獨特表現，而不是全體中國人。」

1972年「尼克森衝擊」以及中國重新開放後，蔣彝回到老家，並出了最後一本書《重訪祖國》。也許，如他的華裔同輩——傑出建築師貝聿銘親口對我所言：他內心仍一直覺得自己是中國人。1977年，蔣彝重回中國待了一段長時間，並於同年十月在當地去世。波蘭裔作家伊文·霍夫曼（*Evan Hoffman*）從小就被帶到加拿大，並在美國接受教育，她曾在作品《在轉譯中失落》（*Lost in Translation*）裡精彩描述了移民的複雜情結。蔣彝從未失落，但他也不曾被轉譯。他使用他的中國技藝與感性，創造出一種既不屬於中國也不屬於西方，卻是全體人類共通的熱情與深刻的同理心。

高佛瑞·哈吉遜（*Godfrey Hodgson*）

牛津，2003

注：

1. 獵獅者（*lion hunting*），指結交權貴。

第一次鞠躬 The First Bow

小時候，長輩們曾笑著對我說，每到一座新城市，都應該先朝城門鞠躬，才可通過。我想，這是爲了對陌生地方表示尊敬，希望能藉此和它結識——或許也是一種示好的舉動，因為中國人認爲，如果我們先表示敬意，那麼，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或許就會稍微降低一點姿態。

可想而知，當我第一次拜訪牛津時，心裡就想起這個習俗，因爲中國人非常重視學問，而牛津又是以文教聞名全世界。1934年，我第一次朝牛津鞠躬，當時我只停留了十天左右。那短短的期間，我在朋友的帶領下走訪了一間又一間學院，一棟又一棟古老建築。

時間流逝，1937年一個非常潮濕的午後，我又再次拜訪牛津，但我已幾乎記不清任何一幢建築的樣子。我受邀在羅德圖書館（*Rhodes House*）簡短地談了一下中國藝術，然後就得連夜返回倫敦，所以沒有時間鞠躬。

如今，我又再度來到牛津。至今，我已經在牛津住了兩年多。我的倫敦寓所被炸毀，被迫另謀棲身之地，在一片慌亂中抵達牛津，直到



隔天，才終於給了牛津它應得的深深一鞠躬。從那時候起，我開始以自己的方式，觀察並欣賞這座城市。

我每拜訪一個地方，都習慣作點筆記，畫點素描，但對牛津，卻一直猶豫著。知道拙作「啞行者」的朋友，都期待我也來寫點牛津。有些人很好心地建議我應當去接觸哪些人，甚至應當畫哪些景色。然而，這並不容易。我在戰時來到牛津，當時許多學院都不開放給訪客，而我並不是任何學院的成員，無法自薦給當地權貴——假如在此時，這兒確實還有任何顯要或貴族。我試著去認識學院裡的老職員，希望能聽到一些奇聞軼事，但如今他們對外國人的態度都很保留。有時候，我告訴自己，都已經有這麼多關於牛津的書了，若我再寫一本，而被拿去和前作相比，或面對牛津學者的批評，未免太不明智。所以，我一直保持沉默。

生命如此短暫且珍貴，我們怎能不留下些許足跡。任何人於某時某地所擁有的經驗，必然是獨特的，必定有些方面與眾不同，難道我就不該以隻字片語紀念短暫生命中的某段時光？即使飛鳥也會在雪地上留下爪痕，願我這短短數年的牛津印象能長久留存。

1942年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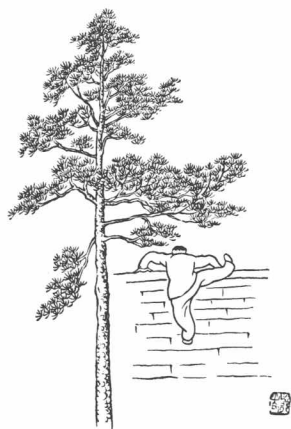
我該翻牆嗎？

Shall I Climb over the Wall?

「我該翻牆嗎？」大約深夜十二點半，朋友倪陶希（音譯：Ni Tao-hsi）懷疑我能否找到路走出瓦德漢學院（Wadham College），當時，我回問他這一句。我並不知道自己會在那待上那麼久，甚至連下榻的地方都還沒著落。

我爲了躲避倫敦的猛烈空襲（1940年十月），在那一天來到牛津。還好我認識陶希，並在當天早上給他發了封電報。我以教名「陶希」來稱呼他，但他的英國朋友都稱他克里斯多福·倪或吉米·倪。陶希領我到他的房間休息，自己則出門赴約，並允諾將在途中幫我找到一處居所。

回來時，陶希並未提及是否如願找到，他顯然太過懊惱，因爲限於戰時的物資，他無法在學院好好款待我用頓晚餐。似乎只能上館子了，他提議帶我去米崔或藍道夫餐廳，但我倆都太累。最後，陶希決定在火爐上煮些義大利麵，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辦到的，但味道非常好。



● 我該翻牆嗎？

用完餐後，陶希必須再出門一趟。在他離開之前，我聽他說了一些學院生活的片段。陶希目前居住的房子歸一位學院的指導教師所有，他受徵召從軍，而陶希只需付一點額外費用給校方，就可以在這裡住上一整個學期。

陶希走後，我開始研究這些房間。最大的一間，我猜想是供教師宴請朋友或指導學生之用。房間裡有兩扇大窗戶，一扇面向方形庭院，另一扇則朝著花園，火爐前有一張舒服的沙發和兩張扶手椅。我坐在寫字桌前的旋轉椅上，想像著老師轉身問學生問題。面向花園那扇窗旁，有道門通往臥房。房間雖小卻非常舒適整潔，裡頭也有扇窗面向花園，採光明亮，還有取暖的小電爐。起居室另一扇窗戶旁則是一間小房間，架子上排放著各式各樣的罐子、玻璃器皿、盤子和碟子，另外還有兩三具櫥櫃。臥房對面是堆滿書的書房，但陶希無權使用。

那位教師投身軍旅之後，會過上怎樣的生活？跟他在這些房間的日子比起來，有何不同？我一直忙著揣度這些，直到兩個僕人進來，思緒才中斷。僕人各自提著一打啤酒，並未留意到我。其中一人說道，倪先生今天又要宴請朋友了。他們留下啤酒走了，第三名僕人回來時，帶來十多瓶礦泉水。我很納悶，陶希是不是經常買這麼多茶酒，尤其是他的櫥櫃裡已經有很多了。接著又來了幾盒香菸和糕點。

我安靜地坐著，一名老裁縫走了進來，臂彎裡有兩套新西裝。他非

常健談，問我知不知道倪先生在哪兒，又提到他在其他時間都碰不著倪先生，所以一直試著在晚上前來找他。他非常喜歡倪先生，樂於服務這樣的好學者，事實上，他已經服務倪先生將近兩年了。我想起考克斯（G. V. Cox）所寫的《牛津回憶錄》（*Recollections of Oxford*），裡頭提到「牛津生意人的『記帳系統』，和他們急欲將年輕人的名字記在帳簿內的惡劣行徑，至今仍影響著無知的年輕人，使他們泥足深陷，並因阮囊羞澀而無法脫身。」然而，陶希不是無知的年輕人，目前就我所知，也不致於無法「脫身」；再者，這裁縫看起來也不像個討債的。

最後，裁縫不耐久候，收起衣服並留了口信，請倪先生到他店裡試穿。但我勸他再多留一會兒，跟我談談他所知的瓦德漢學院。他顯然所知甚多，也很樂意跟投契的聽眾分享。他提到陶希對面的房間曾鬧過鬼，常常在晚上踱步上下樓梯。沒有人知道那是誰，或是在做什麼。「我們有一陣子沒聽到他的聲音了。」裁縫以此作結。

裁縫離開一陣子後，陶希的一位朋友走了進來，他受邀於今晚來訪。我們並未向對方介紹自己，因為在這學院的房間裡，似乎不用那麼正式。雖然我是個外人，也不熟悉大學生間時興的話題，但在等待的時候，我們仍聊得很熱絡。這位年輕人顯然熟悉陶希的房間，很快就自己動手拿起一瓶啤酒和玻璃杯。我跟他說我很少喝酒。之後他又